

# 一把失而復得的雨遮



HK人與事  
樂水

一個周末的晚上，雨不停歇地下着，到戶外跑跑步不行了，我去了一間電影院打發時間。看完電影已經十一時多，往回走到港鐵站時忽然想起我的雨遮落在電影院座位上了。我正猶豫是否返回座位去找回，此時地鐵進站了。我本能地上了地鐵，卻丟下了那把雨遮。

這把雨遮是本港一位青年才俊公司周年慶時送給我的，因為小巧精美，它經常在我的背包裏。我也很愛惜它。回家的路上我略感愧疚，覺得剛才應該果斷回到座位上找回來。可能是在香港居住有日，我對香港各大機構以人為本的精細化管理有信心。我想，下回路過這家電影院時間，一定可以找回它。

一個月後的一天晚上，正巧我路過這家影院，我向管理人員順便問問一個月丟失了這把雨遮的下落，服務員取出登記簿，細聲問我大概丟失的時間、雨遮的顏

色和型號大小等基本特徵。兩三分鐘後，丟失的遮便送到了我眼前，完好地摺疊並貼有記錄信息，經我確認簽字後，這把靈巧的雨遮便失而復得了。

這失而復得雨遮雖是區區小驚奇，但它應驗了我當時的自信。回家的路上，我想着這件事，這種管理與服務正是香港可貴之處，也值得我們花時間精力去守護傳承的。雖然眼下市民生活中有些許不如意，但想到「一國兩制」制度優勢下的香港，只要大家齊心守護法制與規矩，香港的未來是無限美好的。我對此信心滿滿！

# 東奧，希望



如是我見  
周軒諾

萬眾矚目的東京奧運會終於拉開帷幕了，之前有傳這個四年一度的體壇盛事有可能被取消，最後如期在七月二十三日揭幕，總算教世界各地的體育愛好者放下心頭大石。

用一波三折來形容今次東奧一點也不為過，賽事本來在去年夏天舉行，但因殺出個貽害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而被迫延遲一年，豈料疫情直到現在還在繼續，雖然情況有所收斂，卻隔三差五地湧出什麼Alpha、Beta、Gamma、Delta等變種病毒。日本政府、東京都政府、國際奧委會和國際殘奧委會唯有史無前例地禁止主辦國以外的觀眾親臨現場欣賞比賽，東京都首都圈內舉辦的賽事不會開放予本地觀眾入場觀賽。

跟東奧相關的負面事件也是一樁接一樁。二月十二日，本來擔任東京奧組委主席的森喜朗因發表歧視女性的言論而要下台。未幾，原本負責東奧開幕式與閉幕式的創意總監佐佐木宏又因建議日本女藝人渡邊直美扮豬「Olympig」，招致輿論口誅筆伐而須辭職。五月份時，《讀賣新聞》民調結果顯示有六成日本民眾要求停辦今屆奧運。到了六月上旬，東京奧委會計部部長森谷靖突然跳軌自殺，驚動日本社會之餘，亦惹來賄賂醜聞。雪上加霜的是，奧運開幕前數天，巴西柔道隊成員下榻的靜岡縣濱松市酒

店有八名工作人員感染新冠病毒，而奧運選手村內亦發現南非運動員確診，眾人擔憂的病毒傳播危機一觸即發。凡此，都讓愁雲慘霧籠罩着東奧。

作為一個鍾愛體育比賽的觀眾，我衷心盼望為期十七天的東奧別再節外生枝了。今屆奧運無現場觀眾、無旅客、無收入，已經很倒楣了，全人類也已被新冠病毒這個世紀疫症弄得鬱鬱寡歡了，就讓喜悅、興奮和激動人心的奧運畫面沖喜一下、麻醉一下大家過去一年半以來的壓抑與不安吧。

如果說奧運來了，病毒休歇，那無疑是自欺欺人，新冠病毒絕不可能隨着奧運聖火在東京國立競技場燃起的那一刻便銷聲匿跡，但抱着希望總可以吧？「希望」，是數以億計抵抗新冠病毒的人類繼續堅持下去的最後一根稻草，而我最希望東奧帶給我們的，也是「希望」：迎接每一個明天的希望，迎接未來的希望，相信明天會更好的希望。

東奧的另一個意義是提醒人類要懷抱信心克服眼前的疫症，縱使疾病很令人沮喪、很折磨身軀，然而我們得強身健體，頑強地活下去，咬緊牙關地撐下去，以奧運舞台上那些日夜鍛煉、堅毅不屈、屹立不倒的運動員為榜樣，千萬不要放棄，不要投降，這樣才能迎接未來一屆又一屆扣人心弦、精彩絕倫的奧運會！

# 駛過百年的輝煌



文化經緯  
厲放

三十多年前我來到一個陌生又嶄新的世界——香港。每一天的經歷、每一處所見，都令人興奮和感慨，與山頂和纜車的第一次相遇，迄今難忘。

抵港後不久的一天，接到一位本地朋友來電「今天天氣不錯，帶你去個好看的地方」。這話立刻撩撥起我的遊客之心，工作一結束，趕緊去會面。朋友說要把握時機，叫輛「的士」直接往山上開。我滿心好奇與期待，什麼好地方在等着我？的士繞山而行，兜兜轉轉，就在我腹胃開始不適，「暈車」將要發作之時，車停了。來不及多想，一個箭步逃出的士，清風拂面，頓時舒服了不少，舉目四望，驚呆了。

我站在了香港島最高點，居高臨下，俯覽維多利亞港，整個城市之繁華盡收眼底。正是黃昏時刻，維港天色由昏黃夾帶粉紅而轉為黛藍，進而四周一閃閃燦爛。「東方之珠」、「璀璨耀眼」、「魅力四射」，書本上看到的詞彙、電影裏出現的畫面，此刻撲面而來。這一定是香港最美麗的地方，滿足了當時我對香港所有的想像。

「香港氣候炎熱潮濕，山頂一直都是達官貴人的避暑勝地。大概一八八八年，時任港督興建了避暑別墅。就是現在，住在山頂也是城中名流紳士所推崇之風尚。」見我興奮不已，四處觀望，朋友款款道來。

「真是一個好地方呀」，晚風徐徐吹來，維港上空雲捲雲舒，四下燈火閃耀，海面大貨船、小遊輪穿梭來往，展現了這片水域之繁忙，悠悠漂過的孤帆，更是畫龍點睛，讓我想起另一個遙遠的時代。好一幅梯次展開的立體畫卷，這番熱烈又那麼清遠，十足的「詩與遠方」。

下山時朋友帶我上了纜車，又是一個全新體驗。坐在車廂內，身子不由向前傾，一側是高樓巨廈、另一側是茂密叢木，我們好像從山頂一頭衝向地面，既興奮又奇妙！從此，我對山頂和纜車情有獨鍾，百來不倦，百看不厭。這是我初到香港時最美好的記憶之一。

這次體驗後不久，我被邀請去一位大學教授家做客。他家住山頂，我始發現教授家的孩子每天上學靠搭乘纜車上下山，原來山頂纜車並不只是供遊客的觀光車呀。



第五代山頂纜車於上月底正式退役。山頂纜車公司圖片

香港島之巔海拔五百五十二米的太平山，遠於十九世紀初，已成為貨船進入港口之航道地標。太平山頂高居臨下，視野開闊，自然成為不少達官貴人的避暑勝地。百年前，居住山頂被正式列為上流社會以及外國使節專有權利，這個制度，直至一九四七年方被廢棄。

太平山頂遠離塵囂，恬靜安逸，往來山頂倚賴「轎」為主要交通工具。一八八一年五月，屬於蘇格蘭高原鐵路的Alexander Findlay Smith先生，提議建造港島纜車鐵路計劃，將美利樓與維多利亞峽連接起來，從而加快山頂地區之住宅開發。

一八八二年，該計劃獲得政府批准，並成立了香港高山纜車鐵路公司。工程於一八八五年九月展開，一八八八年五月三十日投入服務，成為全亞洲最早的纜車索道系統，鐵路全長一千三百五十米，中途共設五個停車站。通車當日早八時，山頂纜車由時任香港總督德輔主持剪綵儀式並啟用。當日共接載六百名乘客，而其首年客流量達十五萬人次。

纜車依山坡斜行從海拔二十八米攀升至三百九十六米，乘客沿途可俯瞰維多利亞港景致。坐在車廂內，上行時身子不由得向後傾，部分路段斜坡度介乎四至二十五點七度！頃刻，高樓巨廈、茂密叢木全部向後倒去，感覺奇妙非凡。下行，似我當時的感覺「俯衝」而落。時至今日，太平山頂每年吸引超過七百萬名遊客到訪，成為香港最受歡迎的旅遊熱點之一，山頂纜車功不可沒。

山頂纜車從一八八八年營運迄今經過了五代發展。我當年初體驗的纜車屬於第四代，全鋁質綠色車廂，讓乘客欣賞沿途景觀時可免受天氣影響。五十年代荷里活也遠道前來取景，山頂纜車車廂出現在電影和電視劇中。

一九八九年第五代山頂纜車運行。二〇〇八年五月三十日，為慶祝纜車通車一百二十周年，票價由平日的三十三港元回復至一百二十年前二等票價港元三毫（當年來回收費分別為頭等：港元四點五毫、二等：三毫及三等：一點五毫），職員均穿上與一百二十年前相同的制服，乘客可獲仿製當年的纜車車票，當日收益均撥捐予四川汶川大地震之災民，傳為城中佳話。

百年風雲，山頂纜車成為香港歷史最悠久、最久經風霜的公共交通工具，而乘坐纜車到山頂亦是我樂此不厭之喜好。孩子小時，帶他來見世面，看熱鬧，坐上既動感又超酷的纜車，刺激又新奇，孩子能興奮一整天。客人來了，一定推薦他們體驗山頂纜車到太平山，觀賞維港之璀璨。有幾次陪外地朋友上山，排隊等纜車不下兩個小時，到了山上，他們看風景，我為他們排隊等下山纜車，即便這樣，也值得。朋友們在纜車上興奮又驚喜地張望，在山頂開心又滿足地欣賞香港最風情萬種的畫面，總會讓我感動，想起當年的自己。

二〇二一年，第五代山頂纜車於六月二十八日正式退役。為歡送這個譽滿國際的香港旅遊地標，市民口耳相傳，六月最後一個周末，五代纜車最後行駛日，全城老、中、青、少、幼冒微雨、忍熱酷暑湧向纜車總站，排隊搭纜車人流見尾不見頭。是日，我和朋友亦加入告別行列，用鏡頭留下歷史瞬間，用目光送它遠去，until we meet again。

我們從山頂沿鐵軌步行下山，霧雨綿綿，路濕道滑，行行攝攝，一路等車、望車、拍車，樂在其中。把這個濕露的午後，刻入城市的記憶，留下歷史的兩滴。於我，有幸邂逅第四和第五代山頂纜車，更期待與第六代纜車再續新章。

# 朱艷華綺



市井萬象

「朱艷華綺——故宮博物院藏乾隆朝漆器展」現正於北京嘉德藝術中心舉行，展出一百餘件故宮博物院藏清代乾隆朝漆器，力求呈現這一時期漆器工藝的風格特色、藝術審美。展期至十月十二日。

中新社



# 台上十年功



閒話煙雨  
白頭翁

玩家的功夫是「玩」出來的。

當代著名藝術家、文物專家王世襄先生「玩功」有名。他能在三十米開外辨別出一件古董傢具的真偽，能分辨出其材質是烏木還是紫檀木。他看是看物件的「氣韻」。他當年購藏朱小松款「歸去來辭」筆筒，僅憑望氣直覺，知此物精妙絕倫，氣韻神通，世之珍品。但因這類筆筒偽造太多，有人有異議。後明墓出土朱小松「劉阮入天台」香筒，一比照，方知果為真跡。王世襄的「玩功」了得，能有「氣韻」之感非數十年功夫焉能貫通？「氣韻」之功亦書畫鑒定中的一種境界，「人言王氣，龍蛻藏焉。」境界就是功夫，大境界需大功夫。書畫鑒定專家謝稚柳先生也練就一身「望氣功」，功到從無差錯。一件待鑒卷軸徐徐展開，未及一半，他一望氣，立判真偽，一錘定音。上海博物館館藏趙孟頫《洞庭東山圖》，當時待鑒真偽時，眾專家皆以為偽作。謝先生望氣而言：「元代畫家中還有誰有此氣息？有此神韻？有此功達？」果為真跡。有些功夫神秘莫測。春秋時期函谷關關尹喜功夫了得，從何

學？學何功？《史記》亦無明析。只記一日尹喜登關而望，東南有紫氣而來，得知必有貴人駕到，守三日方見騎青牛而來之老子，遂留老子「強為著書」，才留有後世《道德經》，沒有尹喜，沒有練就一身奇功之尹關令，老子歸山，世上不見《道德經》矣，嗚呼！

有道是，有位盲者摸骨有功夫，所摸之人，無不言之中。一日被請至曾國藩帳下為其部卒摸骨。盲者先摸其肩頸，道：「溫飽皆無，生同走畜。」而往下一摸膝蓋，頓時跪下，頂禮叩拜，汗如雨下，原來那位部卒有一雙「虎膝」，而「虎膝」主貴。全身骨相皆賤，唯獨主掌關節的膝蓋有虎威，帶虎相，生虎風。審大勢而度大器。曾國藩悄然相隨，至無人之處，請盲先生為其摸骨，據說以後曾滅太平天國，掌天下之兵不叛不反，與此盲先生摸骨有關，曾國藩也得以平安一生。

三十六行，行行有功夫。京戲「四大鬚生」之首馬連良，唱過一百八十多齣戲，說不盡的馬連良，只說馬先生有年三伏天在北京老戲園子演《南天門》，那年月老劇場無空調。一開始，台下觀眾直冒汗，

老北京的大夏天。《南天門》是冬天的戲，演的是老漢怎麼給凍死了。一場戲下來，沒見馬先生流汗，觀眾也漸漸不覺熱反感到一陣陣寒意由心底而升，演到最後，劇中人把外衣也脫了，凍得渾身直打哆嗦，喘氣呼上來的似是一團團寒氣。觀眾隨著馬先生的感覺走，完全入戲，但覺數九寒天，陣陣寒氣四冒。京劇老生第一功夫。

孟小冬的功夫。孟小冬在梨園有「冬皇」之稱。孟小冬和梅蘭芳因同台唱《游龍戲鳳》，由此結緣。孟小冬拜余叔岩為師，是余先生收的關門弟子，也是唯一一位女弟子。在余叔岩先生的指教下，孟小冬勢不可當，扮相、神韻、唱腔、道白，行家稱之，無可挑剔。

孟小冬四十二歲時嫁給杜月笙，杜故去後，深居簡出。拜余叔岩為師十五年，學得余派名劇十二齣，曾由余叔岩最後一位琴師王瑞之操琴錄音，現已成為孟氏傳承余派戲曲珍貴文獻。似乎只在張大千回香港時，由王瑞之操琴唱過一次，再無公開露面。故有：「余派雅歌，廣陵散已成絕調」之說，但「冬皇」功夫

在身，豈能廢之？

晚年在台灣，有人前去請教，「冬皇」名唱《盜宗卷》有一句「這白亮亮的鋼刀好怕人」，這時身段要指着丟下的刀，翻身過去，然後立即以左足獨立，右腿抬起，左手指刀，右手翻袖，同時唱起。七八個動作，上下翻騰，一氣貫成，還要唱腔高亢圓潤，那位來訪者也是高人，但一上身，連翻帶抖，連功帶唱，感覺左搖右晃，把不住勁，孟小冬先生在旁邊看到只說了兩個字：「提氣！」果然氣往上一提，左腳穩立，真可謂一點貫通，畫龍點睛。

童祥苓的功夫。童祥苓晚年說自己沒出息，一輩子只演了一齣戲，《智取威虎山》。它是中國京劇中唱得最紅、知名度最高的名劇之一。京劇講究看角兒，《智取威虎山》劇就看楊子榮打虎上山。童祥苓先生把楊子榮唱活了，唱紅了，童祥苓唱的聲震百年，聲聲入耳，聲聲仍然震雲天。

（「領略功夫」之四，標題為編者加，全文完）